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左氏博議卷二十三

宋 呂祖謙 撰

齊人侵我西鄙

文十五年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

也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在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不畏于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矣

言在此而觀在此者衆人之觀也言在此而觀在彼者
君子之觀也兩訟在庭甲操券契乙奉質劑聲牙撐拒
健吏閣筆不能下他日偶視故府之牘適聽道路之言
罅開節解舉無遁情牘豈豫為此時設言豈特為此事
發哉邈乎不相涉而其證甚的寥乎不相及而其諭甚
親吾知其說矣無心之言其言真無心之見其見定是
故觀言有術略其專而察其旁堅白乎求之惠鄧清淨
乎求之老莊刑名乎求之申韓耕稼乎求之陳許規規

然自局於簡冊之內而不敢騁君子謂之俗儒取守之
論儒者之所爭而未有知其所由始者也自叔孫通陸
賈之徒進說於時而逆取順守之說

賈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迺

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
治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
也浸淫於天下後之人雖爭之強辨之疾終莫能沂其

源而拔其根殆觀其專而不觀其旁之病也盜發於秦
盜獲於吳衆人不察之地可不少留意耶齊懿公伐曹
入其郭季文子非之累數十言其辭雖不一大要皆為

懿公發也吾讀其語至於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
終然後知秦漢取守之說其所從來遠矣文子之言本
論伐曹偶及於取守寓意而非造意泛言而非立言從
容遊談忽不自知判取守為兩事吾是知逆取順守之
論濫觴於春秋而襄陵於秦漢也吾請置叔孫通陸賈
之徒而獨與季文子辨取守一道也源涇而濶渭根猶
而葉薰古無是論也取守之論其分於春秋之際乎吾
於文子之言有見也百年禮法之家不幸而子弟欲敗

其家猶必徘徊猶豫半出半入未敢奮然遽行其意彼其意禮法未遠其心猶有所畏也堯舜禹湯文武以來取以是守以是未嘗斯須去禮前聖後聖相付甚嚴至於春秋列國正其隙方開之時故文子之言猶若有所憚者既曰以亂取矣以禮守矣復繼之曰猶懼不終一語開之一語閉之一語招之一語麾之前語方脫口而遽汲汲於自贖豈非取守之論方分而文子之心猶有所未安者耶時寢遠論寢廣至於隋唐之際所謂逆取

順守弄文墨者徃徃道之晏然不疑若誤記以為六籍語者尚奚言哉此吾所以獨與文子辨而切意取守之

論起於春秋之時也唐太宗並緣此義手牋二昆

魏太子建

成齊王元吉

臨朝而無愧色第貞觀之治前代鮮居其右者

世俗遂謂文子之言猶信肱篋探囊而揖遜守之謂之工於守財則可謂之勇於改過則不可為盜者棄其所攘然後不謂之盜逆取者捨其所取然後不謂之逆安有身擁盜物而自名順守者乎吾是以知取守之無二

道也

楚大饑庸人帥羣蠻叛楚

文十六年楚大饑庸人帥羣蠻以叛楚麋人率

百濮聚於選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高萬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麋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自廬以往振廩同食次于句瀝使廬戰黎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因子楊憲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羣蠻聚焉不如復大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姑又與之過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又與之過七過皆北唯裨儼魚人實逐之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駟會師于臨品分為二隊子越

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秦人巴
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遂滅庸

豐歉在人而不在天強弱在人而不在地歸豐歉於天
閉口而俟死者也歸強弱於地束手而就亡者也是故
天時雖歉以人而豐地勢雖強以人而弱強弱豐歉之
權係於人而已楚地跨南服威令行於諸侯自蚡冒以
來羈百蠻以長繩而鞭箠之雖輿臺隸人莫不氣吞舐
舌之君長歲小饑饉庸人率羣蠻而叛之正如豕彘撲
緣何足介意而一國駭懼聚謀徙都仰視庸濮岌如秦

山之將壓慄慄危懼朝不謀夕當是時楚國封疆豈削於前與賦豈減於舊哉特主謀者弱雖封疆與賦之盛不能使之強也及薦賈之言一發大小老稚皆有奮心自廬以往振廩同食見氣之盈而不見困之竭見師之飽而不見歲之饑潰蠻滅庸四境如掃嗚呼不有君子其能國乎薦賈未謀也則楚以強爲弱薦賈既謀也則楚以歉爲豐無其人則山川形勢地雖與之而不能全有其人則運饋糧餉天雖奪之而不能病人之權重矣

哉或曰楚之是役有盧敖黎之兵有子揚窓之謀有師
叔之謀有子越子貝之旅合衆智萃羣力用集大勛豈
專薦賈之功歟曰至難回者天下之勢是勢一回則風
驅雷動雲飛川決雖僬僥戚施亦皆鳴劒抵掌赴功名
之會故回大勢號爲天下之至難有張良以決鴻溝之
追則參勃信布之徒不可勝用也

項羽自知少助食盡
乃與漢王約中分天

下割鴻溝以西爲漢以東爲楚羽解東歸漢王欲
西歸張良諫遂用其計五年圍羽垓下楚地悉定有邳

彤以決河北之留則弇異漢恂之徒不可勝用也

世祖
從薊

還失軍欲至信都彤乃選精騎迎世祖與世祖會信都
世祖雖得二郡之助而兵衆未合議者多言可因信都
兵自送西還長安彤曰今釋此而歸豈徒空失河北必
更驚動三輔墮損威勢非計之得者也世祖善其言乃

止

天下患無張良而不患無參勃信布天下患無邳彤

而不患無弇異漢恂當楚人策畫未定之際使無薦賈
之一言退自竄於版高之墟則雖有數子之智勇不過
崎嶇草莽間其有匹夫之決者不過先狗馬填溝壑耳
賈也昌言於庭挾楚國頽仆之勢而起之徧國中勃勃
皆有生意淬戈礪刃惟恐見敵之晚雖無數子豈無能

辦此者乎戰於外鼓於中籌於上用力愈佚受賞愈醲
昔之治兵蓋未嘗无次第於其間也

鄭子家爲書告趙宣子

文十七年晉侯蒐于黃父遂復合諸侯于扈於是晉

侯不見鄭伯以爲貳於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曰寡君即位三年召蔡侯而與之事君十一月隨蔡侯以朝于執事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夷以請陳侯于楚而朝諸君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歲陳事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于君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密邇於楚而不敢二焉則敝邑之故也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在位之中一朝于襄而再見于召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於絳雖我小國則蔑以

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敵邑有亡，无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不德，則其鹿也。鉗而走險，急何能擇？命之罔極，亦知亡矣。將迷敵賊以待於儼，唯執事命之。晉鞏朔行成於鄭，趙穿公婿也，為質焉。

井有餘潤，圃者不爲之增；畦車有餘載，馭者不爲之增；橐天下之理，惟厚於養而薄於求，然後可以相待而至於無窮。先王之有天下也，分地分民以建諸侯，圭焉而朝，鬲焉而食，輅焉而趨，鼂焉而燕，臺其門，觀其闕，秋毫皆君賜也。雖旦薦幣而暮奉籩，猶不足以荅天地大

德而先王制為五服六年一朝之典夫豈欲佚諸侯而驕之哉蓋在我者常欲有餘在彼者常欲不足使諸侯養其忠而不得盡展蓄其力而不得盡施此所以傳百世而無不軌不物之患也晉於鄭何益哉嘗建置其社稷乎未嘗也嘗擁立其君長乎未嘗也雖時有涓滴之惠然干戈相尋德不償怨彼其所以龜塗著道君臣相望於晉之郊者豈得已哉特畏其力焉耳晉人猶不饜其多求於鄭鄭不勝其求移書以直之晉人氣褫神奪

僕僕然行成遣質惟恐不及以大國之尊而下行小國之事甘受屈辱而不敢辭蓋求之太盡固有以招之也周不能歲朝諸侯而晉則能之晉之拊循諸侯過於周則可乎然則執訊之辱不發於鄭亦必發於他國也過任之事父不能得之子無已之求君不能得之臣況俱號為諸侯者乎雖然晉楚俱大國也鄭介晉楚之間者也鄭之於晉其抗辭以對者蓋非一端如壞館登陴爭承問後之類行行然每不肯為晉下至於事楚則異是

矣飭車而朝走幣而使惟恐少忤其意敢抗辭以對者殆無幾何其勇於晉而怯於楚乎曰晉中國也可告語者也楚蠻夷也不可告語者也鄭有晉憾猶敢訴焉至於楚則不敢訴而敢叛二者孰為得失哉以迹而論則楚恭而晉倨以心而論則晉親而楚疎人徒見鄭之君臣入楚之境貌恭心肅遂以為畏楚入晉之境辭費說煩遂以為慢抑不知為晉楚謀者寧受其畏乎寧受其慢乎必知所去取矣諫疏不至於朝訴謀不至於府晏然

靖謚號為無事以晉楚之事格之無乃猶有可察者乎

邴歆閭職弑齊懿公

文十八年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邴歆之父爭田弗勝及

即位乃掘而刑之而使歆僕納閭職之妻而使職勝乘夏五月公游于申池二人浴于池乃謀

弑懿公納諸竹

中舍爵而行

事有出於常情之外者非人之所不能及則必不能及
人者也肘腋怨讎腹心仇敵曠懷大度高出於常情之
外夫豈常人所及哉智不踰於常人而欲為非常人之
事則必愚者也閭者也發褚以示盜者也決隄以俟溺

者也。跣足於雄虺之榛，而裸身於餓虎之蹊者也。至於姦雄凶猾之人，每持寧我負人，無人負我之語，睚眦之怨，必削株拔根，無噍類乃止。彼豈不知含洪光大為盛德事哉？蓋思其上者慨然以為不可學，至其下者覲然以為不足學也。齊懿公奪閭職之妻，刖邴歜之父，而復親近二人者，與之狎昵，卒屠其軀。意者懿公豈不分菽麥者耶？則戕君竊國，機略初不在人後，乃於人情易見之利害舛錯如此。世未有知其說者，抑不知懿公之事。

他人視之若不近人情而懿公實未嘗不用其情也彼懿公身為公族而弑其君於其父子親族之間亦已薄矣至於宗族殘忍驚暴熱然無情推已之情而謂人皆然此其所以日親厥職而不料其果於復讎也人怪懿公之不近人情而不知懿公之禍正坐以已之情而度人之情也請以太子劬之事實之劬與弟濬俱謀逆潘妃者濬之母而劬之所欲殺也劬將殺其母而親其子疑若非人之情抑不知劬濬之情同於悖逆元嘉之變

潘妃既戮而濬之附劄有加於前兄梟弟鏡何其異軀而同情也

南史宋文帝紀

商人之待歟職正如劄之待濬自謂

人皆如已不復置疑此吾所以推懿公之禍正在於用情也吾考傳之所載二子既戍懿公舍爵而行略無所憚而又切有所感焉當懿公謀逆之時貸粟之際曲澤私德偽聲虛譽營丘之民奔走而歌舞之故能以支代宗而竊其國居位未幾以凶虐而殺其身向日之受其姑息者竟無一人仗戈以赴其急推刃之人緩步出郊

略無所憚至於然後知區區之小惠果不足恃也齊懿公罪惡貫盈本無足責吾特表而出之以為好行小惠者之戒

襄仲殺惡及視及叔孫惠伯立宣公

註在十卷

天下之亂無形者不可討無志者不果討無助者不能討合是三無亂之所以成也匿機閉鍵覆阱韜戈城府高深不見纖隙是謂無形視國傳舍視君奕棋小寇不訶大寇不禦是謂無志膽壯形羸志強勢弱子然孤立

莫救危亡是謂無助發於彼者有形立於我者有志資
於外者有助亦何姦之不消何難之不平哉宜消而長
宜平而傾此君子之所以深嗟而屢歎也叔仲惠伯之
禍吾嘗三復其事而悲之惠伯受遺輔政履危疑之朝
固當蚤警暮戒大布耳目剪荆棘於萌芽之始殪虎兕
於蠕動之初雖深譎沉隱之謀猶必鉤考而披抉之况
襄仲親以殺嫡立庶之計顯語惠伯不訊而承不索而
獲是天發其姦賜惠伯以討亂之機也惠伯撫機不發

見亂之形恬不為備意者惠伯沉浮婣阿無徇國之志
歟惡視之難殺身就義凜然不負其意謂惠伯無徇國
之志者誣也有徇國之志而見逆國之形是宜忠憤俱
發百舍一赴如注坡馬如縱壑魚如解縞鷹靡容晷刻
之緩顧乃束手待斃噤無所為殆惠伯困於無助畏襄
仲之多助而不敢發也襄仲所恃為助者獨齊耳出姜
實齊女而子惡齊之自出也齊所以不顧其親而從其
請者特以襄仲專政欲以親魯耳惠伯若亟遣使於齊

援甥戚之義明利害之數以感動齊侯則齊未必不翻
然改計益棄至親之甥而即甚疎之人齊必不為也捨
已立之君而待將篡之賊齊又不為也墮救患之名而
取黨姦之謗齊又不為也惠伯儻如前所陳以曉齊侯
則齊知子惡有惠伯為之內主又知襄仲不能專魯之
權則安肯捨此而助彼乎襄仲既失齊助則塊然几上
肉耳僑如倚晉傾魯氣蓋一國晉人朝悔而僑如夕走
成十惠伯誠能厚結齊驩以孤襄仲之援吾見臨淄之
六年

殫未反而東門之室已虛矣釋此不為乃捐身命甘與
草木同腐此君子所以深為惠伯惜也嗚呼襄仲泄謀
於人在法當敗公室連姻於齊在法當親惠伯可討不討
而使襄仲轉敗為成可附不附而使齊侯變親為怨雖有
區區之心何救龜玉之毀乎是以君子惡徒善

季文子出莒僕

文十八年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慶季佗而出僕且多行無禮

於國僕因國人以執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太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

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誅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為賊掩賊為藏竊賄為盜盜器為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為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藏姦為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

魯道衰而權移於季氏議者徒見其專權之禍而不見其竊權之由吾讀左氏書至季文子出莒僕之事然後

知季氏竊權之始蓋在此也權君之所司也堂陞甚高
扃鐫甚嚴操柄甚尊豈人臣能一旦徒手而奪其權哉
必有隙焉然後能乘之必有名焉然後能假之必有術
焉然後能攘之吾於莒僕之事未嘗不三嘆文子之險
且譎也宣公篡立大臣未附國人未信其權未有所屬
此千載一時之大隙也以季子之富强投其隙而攫取
其權誰曰不克然取之太迫則君不安於上民不厭於
下雖劫而留之其權終有時而還故因莒僕之事借其

名闕其術嘿收一國之權於掌中而人不悟深矣哉文子之謀也莒僕弑君竊邑宣公不惟納之而又欲封之是固羣臣之所當爭也文子託去惡之名改君命而使司寇斥僕於境外以嘗試宣公意以謂君苟怒我耶則吾固可自附於忠憤愛君之徒君苟聽我耶則魯之大柄自是歸我矣退不失譽進不失權君有從違我無增損其自為計乃如此自古之盜權者皆覲成而惡敗蓋成則受大福敗則蹈大禍未有如文子之計不幸不成

猶不失蹇諤之稱者其為計可謂高出古人之右矣既而宣公果惑於史克之對終莫能詰一時上下皆為所眩君嘉其直人誦其忠而不知國命已移於冥冥之中

更千百載觀者猶以斥莒僕為文子之美莫有辨其為

竊權之始者吁死諸葛可以走生仲達

諸葛亮與司馬懿對壘渭南相

守百餘日亮數挑戰懿不出亮卒于軍中長史楊儀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司馬懿懿追之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懿領軍退不敢逼於是揚儀結陣而去入谷然後發喪百姓為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懿聞之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故也死姚崇可以算生張說

姚元崇將死戒其子曰疾果不

救則以吾平生好玩所寶置於張丞相彼得之當為吾作神道碑既而張說果受其子獻而為之撰其碑後既覺乃曰死姚崇尚孰謂既死之文子餘欺遺謫尚能欺能以計中生張說

千百歲之後乎至其後世子孫取卞城費舞佾設撥之類狼縱之迹若泥中之鬪獸蓋得文子之粗者也吾詳考史克之對歷數莒僕之罪言雖指僕而意譏宣公宣公負篡弑之惡實魯之僕耳聞克之言其類能無泚乎克內則陰中宣公之隱以脅之外則盛稱文子之功以誑之一脅一誑押闔箝制真季氏徒也然克之辭浮麗

夸靡學者或咀其華而忘其實吾請摘其妄以示之克
首稱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
罔敢失墜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
嗚呼行父尚記文仲之教乎前日襄仲之難嗣主受弑
無禮於君孰大於是行父乃恬若不見者文仲之教何
在也不鷹鷂於襄仲而鷹鷂於莒僕可憐哉克之繆妄
不情若此類甚衆姑發其一以告學者使無惑焉

宋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

文十八年宋武氏道昭
公子將奉司城須以作

亂十二月宋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使戴莊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遂出武穆之族使公孫師為司城公子朝卒武氏之族以曹師使樂呂為司寇以靖國人

伐宋

宣三年宋文公即位三年殺母弟須及昭公子武氏之謀也使戴桓之族攻武氏於

司馬子伯之館盡逐武穆之族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秋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也

身後之愛憎可以驗身前之臧否聞其名而共慕之見其嗣而共恤之是人也必有遺愛在民者也聞其名而共詆之見其嗣而共疾之是人也必有遺釁在人者也故是非善惡之辨必至於子孫而後定以朱之淫而賓

於虞

見尚書

以盈之材而亡於晉

見晉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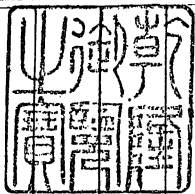
非尚論其先果何

以致之哉宋昭公之無道也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
衆叛親離而殞其身者也人亡而虐不亡骨朽而惡不
朽其平日之所踐歷猶將削其迹而去之況所謂子孫
者豈有措足之地乎然武氏道昭公子而為亂雖不克
成然餘殃流毒更三四年而後息使宋人果憾昭公則
眇然弱息焉能搖民心傾國勢震盪謹動一至於此殆
未有知其說者也生而向死而背者世固嘗有是矣曷

嘗聞生則厭之死則懷之者乎彼昭公果何以得此於
民哉君天也民之於君固有不可解於心者昭公雖無
道然嘗託在君位矣君民之間蓋自有不膠漆而固者
前日之怨豈民之本心哉物有以迫之缺焉鉞焉則怨
析焉摺焉則怨畋焉游焉則怨臺焉囿焉則怨至於身
沒之後缺鉞弊析摺朽畋游弛臺囿荒前日之怨窅然
空然墮於眇茫漫不見蹤跡冰泮則水生塵盡則鑑徹
怨去則思來斯民始怵惻悽慘追惟疇昔君臣之義見

其遺嗣惻怛興憐故姦宄乘之猶足疑誤羣聽此真民之本心也惜乎怨在身前思在身後昭公親當今日之怨而不及待他日之思此其所以履危亡而莫救歟當昭公將弑之際徬徨四顧無非仇敵塗窮勢極自赴阨阱抑不知民心本未嘗忘昭公特奪於殘虐不暇思耳使昭公奮發悔悟改前之爲則民將移其身後之思於身前向之鴟鴞皆鸞鳳也向之莖葛皆參朮也向之礧質皆几席也向之仇敵皆姻婭也遷善之門翻手可闢

適治之路舉足可登乃延頸待斃自謂無策愚矣哉



左氏博議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左氏博議卷二十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

李陽樞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

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

朱 攸

謄錄監生

臣王元勛

欽定四庫全書

左氏博議卷二十四

宋 呂祖謙 撰

晉不競於楚

宣元年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宋及晉平晉又會諸侯於扈將為魯

討齊皆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於楚晉侯侈趙宣子為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

下流固惡之所歸也舉夏之惡皆歸桀舉商之惡皆歸紂雖有龍逢比干之徒持一簣而障橫流終莫能遏其

歸也君子不幸而立暴君之朝感頽疾首坐視其君為
惡之所歸而不能遏則有之矣怙亂肆行推惡於君忍
以其君為歸惡之地者是誠何心哉晉靈公之不君固
衆惡之所歸也侈以敗國貪以失隣皆靈公之實惡而
非所謂歸惡也吾獨怪荀林父當時號賢大夫伐宋之
役亦取賂而還浸失鄭之助而成楚之強意者迫於靈
公之暴而不得騁邪則林父是役秉鉞專征本非有所
牽制也固宜指弑君之罪以明大義於天下顧乃怵於

小利遷延退却林父非不自愛重者胡為而甘受貪悞之名也哉其心必謂靈公之貪侈聞於天下吾雖受賂而罪諸侯必以罪靈公而不罪我幸有靈公以為歸惡之地固可借靈公自解以逃巽懦苟得之責此其所以取賂而無所憚也不然則林父前嘗事襄公矣何為而不取賂邪後嘗事成公矣何為而不取賂邪不前不後而獨取賂於靈公之朝者蓋襄成失德不聞於諸侯於是時受賂則惡名必歸於已至於靈公則素負貪侈之

名宜林父得以嫁其惡也左氏載晉失諸侯不競於楚之由亦不過歸罪靈公之侈初無一言罪其臣果不出林父之所料則林父之為謀亦密矣嗚呼莊躋為盜於楚而楚之盜皆託之莊躋莊躋宜得此名者也已實為盜而歸莊躋以盜名者是亦一莊躋也

莊躋楚威王時為將

靈公

為惡於晉而晉之惡皆託之靈公靈公宜得此名者也已實為惡而歸靈公以惡名者是亦一靈公也況林父被服名教習知君臣之義而忍為此其惡殆甚於靈公

矣鼯鼯昏出鷓鴣夜號乘闇妄動物多有之吾不意林
父亦為此態也或曰君淫亦淫君奢亦奢古之人固有
自毀而分謗者齊管仲安知林父之不為此邪曰謗可止
而不可分分謗所以增謗也君有失猶望臣正之君有
過猶望臣規之苟同君之惡自謂分謗上下相濟混然
一體則復何望焉一君之侈縱民且告病諸臣又為侈
縱以附益之民何以堪乎是其於謗不能分之使薄適
以增之使多也一炬之火炎崗燎原鬱攸蓬勃或者乃

分為數炬欲以殺火之勢有是理乎故曰分謗者所以增謗也

鄭人獲狂狡

宣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於楚伐宋戰於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狂狡

賂鄭人鄭人入於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為禽也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易之戮也

君子之與邪說辨也不得已也爾宇冤瑣一世皆傾辨之則吾道存不辨則吾道喪此其勢不得不與之辨也世皆知其非而吾猶辨焉是得已而不已也然天下之

患每自不辨始一粟在地有時而生一說在世有時而行彼其說雖淺謬狂僻夫人皆知其非然要有是說存於世今日棄之安知他日無取之者乎今日鄙之安知他日無慕之者乎君子徒見始之人不彼信也遂不復置之齒頰間抑不知是說在世自根而芽自芽而葉浸長浸興日以滋大百年之外數傳之餘終必誤人而後止吾是以知邪說果不可使有也宋襄公持不重傷不擒二毛之說以敗於泓

傷二十二年

舉國皆咎之其說不足

以移人可知矣。裏糧坐甲固敵是求，非我殺彼則彼殺我。當是之時，反欲縱敵以為仁，其迂暗至此尚足與之辨乎？況國人皆知咎公必無肯蹈其覆轍者，是襄公之說適以自誤而不足以誤人。固君子之所不必辨也。三四世之後，乃有狂狡者生長於宋，聞襄公之風而悅之。大棘之役，與鄭人戰，不忍鄭人之入於井，倒戟而出之。反為鄭人所獲。祖襄公之餘論，自取俘虜，然則襄公之說近不能移當時之國人，遠乃能誤後世之狂狡，是知邪。

說不足以惑當時者未必不能惑後世君子之與邪說
辨其可以當時之從違為斷乎凡天地之間有是物必
有嗜之者有是說必有從之者動人之物不必真動人
之說不必異昌歎羊棗品凡味劣更千百年未嘗得俎
豆於柶梨橘柚之間忽有嗜之者至終身不能忘文王
嗜昌
歎羊棗異端邪說之在天下固有鄙陋乖誤不足以欺
愚眩衆者然安知世無偏好獨嚮若狂狻之於宋襄乎
吾是以益知異端邪說果不可存於世也自道術既裂

異端邪說起如蝟毛所聞者可得而攻所不聞者烏乎而攻之所見者可得而攻所不見者烏乎而攻之今欲禽獮草薶使無一說之存於世難矣哉曰是不難其本在正人心而已孟軻氏出與諸子辨獨擗舉楊墨二家以例其餘同時如列禦寇莊周者未嘗問也同時如申不害商鞅者未嘗問也同時如鄒衍公孫龍者未嘗問也孟氏豈縱敵為吾道累哉蓋人心一正則詖淫邪遁之辭殲蕩無遺固不待歷詆而徧攻之也一日既升

羣陰皆伏一雨既決羣物皆濡牖牖而燭之畦畦而溉之則天之為天也蓋勞

鄭伐宋囚華元

宣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於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二月壬子

戰於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識百人狂狡輅鄭人鄭人入於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為禽也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易之戮也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於是刑孰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者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

天下之情固有厚之而薄薄之而厚者不可不察也子弟與鄉人皆在席觴酒豆必先鄉人而後子弟豈人情固厚於疎而薄於親乎蓋疎則相責故不可不與親則相恕故可以不與其待鄉人物至而情不至所謂厚之而薄者也其待子弟物不至而情至所謂薄之而厚者也凡人情相與至於無間則用之不憚置之不愠予之不辭奪之不怨曠然相期於形骸之外夫豈以薄物細故而遽為向背哉華元殺羊食士而其御羊斟不與

人皆以為待羊斟之薄吾獨以為待羊斟之厚焉元之意豈不以斟為吾御幾年矣左執鞭右奉轡旦則皆出暮則皆入險阻寒暑升降驟馳無不與吾俱相悉已深相信已熟今日饗士吾肘腋同體之人豈計一杯羹以為輕重姑及踈者遠者可也羊雖不及然親厚之意固已踰百牢而豐五鼎矣斟不知享其意而徒欲享其食忿戾勃興驅車趨敵投華元於死地覆喪師徒而不顧元待之以君子之心斟報之以小人之行非特負元乃負

國也議者或謂元御下寡恩以起羊斟之怒吾觀元之
為人樂易慈祥之氣溫然可挹其免於囚虜而歸再與
斟遇猶慰解勉勞若忍傷其意者下至隸役之嘲譙亦逡
巡退避而不校則元豈寡恩者哉元尚能恕斟於既為
變之後乃不能撫斟於未交兵之前無是理也此吾所
以論元之待斟蓋厚而非薄也然元亦不能無罪焉日
與斟周旋不知其肺腑猶以君子待之一罪也簞食豆
羹見於色之人乃與共載託於死生二罪也情意未孚

而遽忘彼我示無間三罪也明不足以燭姦誠不足以動物何適而不逢禍哉惜乎華元有君子之資而未嘗學也

晉趙盾侵鄭

宣二年秦師伐晉以報崇也遂圍焦夏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

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楚鬬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於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於楚殆將斃矣

楚滅若敖氏

宣四年令尹子文卒鬬般

為令尹子越為司馬為賈為工正諧子揚而殺之子越為令尹已為司馬子越又惡之乃以若敖氏之族圍伯嬴於轅陽而殺之遂處烝野將攻王王以三王之子為質焉弗受師於漳滏秋

七月戊戌楚子與若敖氏戰於臯澍伯棼射王
汰輶及鼓跗著於丁寧又射汰輶以貫笠轂師
懼退王使巡師曰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
伯棼竊其二盡於是矣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

物以順至者必以逆觀天下之禍不生於逆而生於順
劒楯戈戟未必能敗敵而金繒玉帛每足以滅人之國
霜雪霾霧未必能生疾而聲色畋游每足以殞人之軀
久矣夫順之生禍也物方順吾意而吾又以順觀之則
見其吉而不見其凶溺心縱欲蓋有陷於死亡而不悟
者矣至於拔足紛華寓目昭曠彼以順至我以逆觀停

筋於大嚼之時覆觴於劇飲之際惟天下之至明者能
之鬪椒汰侈於楚帥兵救鄭晉趙盾乃退師示怯以順
適其意而益其疾椒也遂謂趙盾真畏已者憑恃其強
肆為悖逆親集矢於其君之車以覆其宗盾投之以順
而椒不觀之以逆殆非盾之能誤椒蓋椒之不能察盾
也然盾之為謀者難察之中猶有可察者焉豪奴悍婢
嚚頑狠戾闔室之人皆畏避之出而詈市人則必奮臂
與之鬪蓋其威行於家而不行於市此殆易曉也椒之

跋扈楚人素畏之爾一出楚境與敵國遇則相視猶道
路之人何為遽下之哉趙盾卷旆改轅未戰而却逡巡
若有所懼者此理之不當然也理不當然而然其必有
所以然矣椒於此曷不深致其觀乎謂晉封略不如楚
則否謂晉謀臣不如楚則否謂晉甲兵不如楚則否反
覆推考莫知其端是殆養我而納之於禍也牛羊犬豕
醉於豢養身日腴而死日近椒趾方顱圓靈而為人乃
坐受仇敵之豢養侈增貫盈自赴刀几亦愚矣向使椒

獨肆其侈不遇趙盾以養其惡豈遽至於此極乎曰意在於善凡所遇者皆養吾善之物也意在於惡凡所遇者皆養吾惡之物也豈必遇趙盾之設謀者然後能養其惡哉一雨露也一寒暑也梧櫝得之以養其柯條荆棘得之以養其芒刺造物者何嘗有心厚梧櫝之材而稔荆棘之毒歟咸其自養而未有養之者也椒苟意於善盾雖示弱而養其惡未必不逆觀其詐悚然微懼而啓改過之門矣盾本將以養其惡椒反資以養其善殆惟恐遇盾之不蚤也

晉靈公不君

宣二年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胹熊

蹠不熟殺之寘諸肴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惟羣臣賴之又曰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君能補過袞不廢矣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麇退數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

天下之亂常基於微而成於著知微者謂之君子知著

者謂之衆人忝離之歎雖輿臺牧圉共悲之至若見銅
駝荆棘於全盛之時則非知幾者莫能也晉靈公暴戾
凶虐觴趙盾而伏甲攻焉人莫不以為駭君臣非敵國
也殿陛非戰場也長戈大戟不用之於邊陲而用之於
宴席弁冕毀裂俎豆搶攘是非可駭之尤者乎抑不知
靈公素與爭臣為敵彼其殿陛之間化為戰場亦已久
矣特其迹未著人不能深察耳靈公失政之初固已外
其臣而讎敵遇之竊取用兵之謀而為拒諫之計隨會

將入諫屢進而屢不視是制之以靜者也深溝高壘以待敵者也其在兵法名曰形隨會將進說迎為悔過以塞其口是示之以弱者也甘言卑辭以誘敵者也其在兵法名曰聲形之而不能禦聲之而不能動兵法既窮則直搏戰而已此趙盾繼諫於隨會之後所以幽有鉏麇之賊明有熒燹之舉也心攻不下始以力攻心戰不勝始以力戰人見其既動干戈方矍然駭懼自識者觀之則靈公肺腑之內念念舉兵樽俎之上日日流血方

臣主相際都俞吁咈之時固已使之寒心矣盾也不知其君以仇敵遇已尚譎譎進說不止迄致伏甲之變何其見之晚也為盾謀者將奈何曰二國相怨一使可和二壘相持一騎可解豈有仇敵尚可通而君臣終不可通者乎情睽則君門萬里情通則萬里君門其相去一間耳君臣固有復通之理彼靈公之無道殆未易以常法論詎可責盾以必通哉是又不然靈公與盾本君臣特以疑阻而視之若仇敵耳若鉏麇與盾風馬牛不相

及操刃而來是乃真仇敵也其入門伺隙之際豈復有
善意哉一見其盛服假寐形神俱肅戢毒蠲忿寧斃其
軀而不敢損盾之毫芒誠敬之動人也如是仇敵之真
者猶可孚格況素號君臣暫為仇敵者乎使盾保養此
敬立朝之際常如將朝之時未必靈公之意不回也平
旦之氣真粹清明如水未波如空未雲如玉未彫如琴
未鼓當盾盛服將朝之頃此時此境前追唐虞於既往
後借洙泗於方來豈復春秋爭奪之世哉惜其出與物

接機械橫生上不能救主失下不能免惡名回視平旦
真粹清明之地駟奔電逝而不可還矣雖然春敷秋槁
者衆木之性也旦存晝亡者衆人之氣也喬松巨栢貫
四時而柯葉不改其視春秋何有氣之得其養者昏晨晡
眊混混同流亦安得旦晝之辨哉故出乎木之類者無
春秋出乎人之類者無旦晝

晉趙穿弑靈公

宣二年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

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噤夫樊焉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為鬪且

出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戚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許

悼公飲太子止藥卒

昭十九年夏許悼公瘧飲太子止之藥卒太子奔晉

書曰弑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

手有高下故委輕重於權目有憎愛故委妍媸於鏡心有偏黨故委是非於聖人天下之所以歸誠委已惟聖人之聽何也至公而可以裁天下之不公也至平而可

以揆天下之不平也至正而可以服天下之不正也中天下而立並受萬世是非之訟天高海澄衆理自見不為顏閔而損毫髮之過不為跖蹻而增鎔銖之惡苟持衡不定軒輊靡常則何以為萬世公議之主哉左氏載趙盾之弑君託為仲尼之言曰為法受惡吾切意非仲尼之言也盾果有惡豈容其辭盾果無惡豈容其受操賞罰之柄者但當核其有無耳豈論辭受之地哉今言為法受惡是盾本無弑君之惡作史者為法而強加之

盾亦為法而勉受之耳寧有聖人肯許秉筆者輒加之
以惡乎聖人果許秉筆者加人以惡則萬世是非之衡
至是而撓矣法為罪設者也無疾則無方無罪則無法
若謂盾非弑君特為法而受惡則罪與法豈兩物邪自
斯言既出而趙盾之事始為後世所疑矣盾之弑君本
無可疑靈公之殞雖假手於趙穿然桃園之難不作於
盾未出奔之前而作於盾方出奔之後盾身朝出穿變
夕興盾若不奔穿亦不弑是弑君之由實起於盾穿特

為盾役耳使穿專弑君之謀則事捷之後當席其威而竊國靈何有於一亡大夫復推之秉大柄乎則穿之弑為盾而不為己明矣盾聞君弑而亟反不惟不能討穿又遣迎新君以固其寵是德其為己用而陰報之也卒為將犯陣及其成功必曰將破敵而不曰卒破敵奴為主推刃及其論罪必曰主殺人而不曰奴殺人穿既為盾弑君盾雖欲辭弑君之名得乎既不可辭何名為受董狐書之仲尼因之皆以正法而治盾之實惡不聞有

所謂為法受惡者也後世誤信左氏遂以為真仲尼之言迺謂聖人之筆固有名誅而實貸文抑而意揚者沿及許世子止之事亦意以其非親弑附之於為法受惡之義抑不知殺人之情有謀有故有戲有誤謂之殺則同也殺人之具有刃有挺有膠有藥謂之殺亦同也世有誤以藥殺人者等之於戕刼屠剝輩刑辟輕重固有間矣然不謂之殺人則不可許止誤進藥不幸而殺其君雖視商臣蔡般之惡相去不啻千萬至於弑君之名

安得而不與之同乎書其弑君蓋法所當然亦非所謂
為法受惡也左氏託為仲尼之言誤後世如此抑其間
又有甚紕漏者蓋知其非聖人之語焉董狐責盾之兩
言深中其肝膈之隱所謂亡不出竟者蓋責其遷延宿
留潛有所待以為與謀之證耳曷常謂在竟內則有罪
在竟外則無罪乎左氏不達狐之意復託仲尼之言曰
惜也越竟乃免審如是則後有姦臣賊子如盾者逆謀
既定從近闕出候於竟外聞事克而徐歸遂可脫弑逆

之名矣是為姦臣賊子畫逃罪之策也夫豈聖人語邪

晉成公為公族

宣二年初驪姬之亂詛無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及成公即位乃

宦卿之適而為之田以為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為餘子其庶子為公行晉於是公族餘子公行趙盾請以括為公族曰君姬氏之嬖子也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公許之冬趙盾為龍車之族使屏季以其故族為公族大夫

興於治而廢於亂法之良者也興於亂而廢於治法之弊者也帝辛以暴侈毒天下炮烙剗剔之刑鉅橋鹿臺之賦叢然並起武王服事牧野首反商政還成湯太甲

武丁之彛典於一日聞向者淫虐之法悉芟悉鋤本拔源塞曷嘗深毒遺害以誨後之人哉至於成康之世雖欲除弊固已無弊之可除矣後世有弊之可除必前世除弊之未盡其美在後其責在前吾見惠帝除挾書之律然後知高帝之緩於儒術也吾見文帝除誹謗之令然後知高帝之緩於忠言也高帝代秦雖日不暇給他事縱未能盡草至於儒術之廢忠言之壅寧忍坐視沒身而不問乎幸而惠文刊除其弊使亦如高帝之不問

則終四百年之業名漢而實秦矣後世因惠文之得而知高帝之失吾亦因晉成之舉而知文公之闕焉晉自驪姬之難詎無蓄羣公子晉於是乎無公族至成公踐祚而始復之由成公上距驪姬之世所歷者幾君矣先文公而作者如惠如懷蓋不足責也後文公而繼者如襄如靈亦不足責也獨文公名列五霸號稱明君身受春秋賢者之責乃循驪姬之約宗族離析曾不知恤豈可舍此而他責乎況驪姬之難文公嘗親被之矣其所

以顛頓奔走適狄適衛適齊適曹適鄭適楚齒髮老於
道路者正坐驪姬之詛也幸而反國正位盍懲創是禍
轉思公子公姓散在遠裔多歷歲時豈無駭懼危慄如
吾之斬祛者乎豈無空乏餓憊如吾之乞食者乎豈無
慢侮陵辱如吾之觀浴者乎以吾身前日之困悴度他
人今日之艱勤是宜亟發號令鳩集撫摩以盡惇叙之
義顧乃急於功利不暇更革時異事改雖其諸子如樂
在陳雍在秦俱未免流離之患再三傳之後始克正之

吾是以為文公恨也天下之弊法固有經千百年而不能廢者矣衛鞅之阡陌也漢武之鹽鐵也張滂之稅茗也唐食貨志劉守光之沮兵也是雖知其弊然或掣其前或牽其後未易以朝夕去至若公族之制復何所齟齬哉今出堂陞而法成有司矣文公之猶豫不變果何意也善為文公辭者吾將問之

楚子問鼎

宣三年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於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

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

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
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達之用能協於上下以承
天休桀有昏德鼎遷於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
鼎遷於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
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於郊鄒
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
未改鼎之輕
重未可問也

一夫而抗強敵一言而排大難此衆人之所喜而識者
之所憂也楚為封豕長蛇荐食上國陳師鞠旅觀兵周
郊問九鼎之輕重其勢岌岌若岱華嵩丘將覆而未壓
王孫滿獨善為說辭引天援神折其狂僭使楚人卷甲

韜戈遠巡自却文昭武穆鐘簾不移渥水維都城闕無
改其再造周室之功實在社稷是固衆人之所同喜也
夫何憂憂之云者非憂其一時之功也喜在今日而憂
在他日也天下之禍不可狃而幸不可恃問鼎大變也
國幾亡而祀幾絕王孫滿持辯口以禦之所以楚子退
聽者亦幸焉耳周人遂以為強楚之凶燄如是尚畏吾
之文告而不敢前異時復有跳梁畿甸者正煩一辯士
足矣是狃寇難為常而真以三寸舌為可恃也由東遷

以來周之君臣上恬下熙奄奄略無立志身不見驪泉
之囂口不誦板蕩之詩玩於宴安浸以媮惰君子猶意
儻遇禍變庶幾儆懼改前之為今三代所傳之大寶鎮
蠻夷跋扈乃敢睥睨蕩搖欲以蠻夷污漫之侈然有改
玉改步之意禍變孰大於此使王公卿士怵惕祇畏懷
覆亡之虞則后稷公劉之業猶有望也適王孫滿之說
偶行其君臣相與高枕遂謂吾舌尚存寇至何畏狃其
禍而恃其幸開之者非滿歟自是之後相襲成俗問其

治國則先文華而後德政問其禦寇則先辯說而後甲
兵問其撫邦則先酌對而後信義內觀其實日薄日頽
外觀其辭日新日巧典冊絢麗尚如在成康之間形勢
陵遲固已若夏商之季矣下逮戰國吞噬之際猶用滿
之餘策虛張九九八十一萬之數以譎齊戰國策左欺右
紿自矜得計一旦秦兵東出辯不能屈說不能下緩頰
長喙喋無所施稽首歸罪甘為俘虜始知浮語虛辭果
有時而不可恃也晚矣哉人有疾病者偶得刀匕之劑

而獲瘳乃憑藉餘劑酣縱跌蕩以自投死地是瘳之於先
所以殺之於後也故吾嘗謂王孫滿却楚之功不足償
其怠周之罪

左氏博議卷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左氏博議卷二十五

宋 呂祖謙 撰

鄭公子宋公子歸生弑靈公

宣四年楚人獻龜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

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鼈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弑靈公書曰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權

鄭討幽公之亂

宣十年鄭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

棺而逐其族改葬
幽公謚之曰靈

養生之與養心其同術而異效乎一息之差一啜之誤
是其為病朝作而夕瘳者也養生者兢兢而畏之者非
畏是病也畏其相之者也寒止於寒夫何足畏然自是
而相之安知其不為瘵為痞為厥為癰乎熱止於熱夫
何足畏然自是而相之安知其不為躁為渴為疽為瘍
乎當其相之雖名醫不能前料其所往養生者其敢不
謹其始哉養心亦猶是也喜怒哀樂稍失其正以邪傳

邪轉而相之合散起伏出沒低昂變千態萬莫知所終
善養心者所以戒儆恐懼閑邪存誠不敢毫釐失正畏
此故也鄭公子宋見宰夫解黿以指動之驗顧公子歸
生而笑是特相與為戲耳戲止於戲不過抵朝儀不肅
之罰其為愆也微矣然是心一失其正轉而相之因公
子宋之戲而召靈公之戲獨不與食以謬其指動之占
宋乃勃然愠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此其心之一變也
是心又轉而相之因公子宋之怒而召靈公之怒忿其

傲很將以為大戮宋乃恐懼與公子歸生謀行弑逆為
歸生所拒此其心之再變也是心又轉而相之因公子
歸生之拒而生公子宋之謀反譖歸生於靈公以脅之
歸生果墮其計懼禍之及卒相與共弑靈公此其心之
三變也宋與歸生始相與戲豈自意其禍之至此極哉
一笑之失誰能免此蓋公卿輿隸人人犯之而官府家
庭日日有是也寧知是心三變之後竟陷大逆乎吾不
特為往者懼切為來者懼也雖然水流於下而止於高

火傳於燥而止於濕宋也歸生也靈公也三人之中苟
有一人者善養其心情性素治則向來惡念必有所止
而不能之矣宋與歸生之竊笑靈公苟知君臣不可相
與為讎則其禍必止靈公之不與宋食宋苟知區區口
腹不足累吾心則其禍亦止宋之染指靈公苟稱罪薄
譴不至欲殺之則其禍亦止宋之謀弑歸生苟義形於
色亟正其辭則其禍亦止不幸三人者情性俱不治以
亂易亂互相激發斯其所以同蹈於大禍也夫豈專一

人之尤邪

卷二十五

楚箴尹克黃不棄君命

宣四年初若敖娶於邲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

於邲淫於邲子之女生子文焉邲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邲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以其女妻伯比實為令尹子文其孫箴尹克黃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生日生

正其義而不謀其利明其道而不計其功此吾儒之本

指也

董仲舒傳

自謀利計功之說行雖古人之事峻厲卓絕

表表然出於常情俗慮之外者莫不以是心量之其為害豈淺淺哉楚之滅若敖氏也箴尹克黃實其族裔適出使於齊幸而漏網是宜委質諸侯以逃其死策無先於此者矣伍員在外聞伍奢之囚奔吳而免李廣利在外聞李氏之獄降胡而生與箴尹之事正相類也箴尹獨以君命為重明知死地而直赴之非審於義命一視死生者豈遽能辨此乎謀利計功者猶曰死地乃生地也若敖既滅歸則死而逃則生人之所共知也犯死以

復君命君必以為輕其死而重吾命殆將赦之以勸事
君者是陽以死結君而陰取生之利也吾固知死地之
為生地也嗚呼是說也乃謀利計功者之心也人如箴
尹尚可以汝之鼠肝蛙腹斟量之乎箴尹之言曰棄君
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由其言以觀其心明
粹端直固可對越在天而無媿使有一毫覬幸之心間
之則心聲所發必有不可揜者矣箴尹知有君而不知
有已知就義而不知就生雖不免於司敗之戮必以死

得其所為幸固瞑目而無憾也豈預期楚子之宥哉死
與不死在箴尹本無加損向若借箴尹一身之死以塞
萬世謀利計功者之口身雖沒而道則彰矣今適會楚
子之寬宥箴尹之心有如白水固不待辨彼紛紛謀利
計功之徒以已度箴尹者殆深可憐也吾又嘗深求其
故矣楚子之宥箴尹也非嘉其復命也蓋思子文之治
楚也憫子文之無後也箴尹非子文之後耶雖復命猶
將殺之箴尹果子文之後耶雖在國猶將生之是箴尹

之死生繫於為子文後與不為子文後初不繫於復命與不復命也然則箴尹之歸死豈求生之計邪吾故發以折謀利計功者之說

赤狄伐晉圍懷

宣六年秋赤狄伐晉圍懷及邢丘晉侯欲伐之中行桓子曰使疾其

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

晉敗赤狄滅潞

宣十五年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

之姊也酆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雋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雋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嗜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雋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

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不討
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母乃不可乎夫
恃才與衆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天反時為
災地反物為妖民反德為亂亂則妖災生故文
反正為之盡在狄矣晉侯從之六月癸卯晉荀
林父敗赤狄於曲梁辛亥滅潞鄭舒奔衛衛人
歸諸晉晉人殺之

世未有事非而心是者譽共兇者必非信朋跂蹻者必
非廉入許史者必非正屠袁劉者必非忠見其事則其
心固可不問而知也事非心是理所無有天下亦有事
是而心非者乎曰有赤狄伐晉圍懷之際勢方強也晉

侯欲犯其強荀林父欲待其衰林父之策是也亦狄酈
舒殺伯姬之際惡已暴也晉大夫欲縱其暴伯宗欲討
其罪伯宗之策是也人觀其前莫不非晉侯而是荀林
父人觀其後莫不非晉大夫而是伯宗孰知二子策雖
是而心則非乎圍懷之役林父堅忍以待其衰非怠也
非怯也是固理之正也避邠卜岐雖聖賢亦有所屈信
林父何媿焉事雖無愧至於所以設謀者則曰使疾其
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嗚呼是誠何心哉酈舒之事伯

宗奮厲欲討其罪非狂也非輕也是亦理之正也征葛
俘虜雖聖賢亦有所誅伐伯宗何媿焉事雖無媿至於
所以設謀者則曰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
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嗚呼是誠何心哉聞君子成
人之美矣未聞成人之惡也聞君子懼人之亂矣未聞
懼人之治也今林父則養人之惡惟恐其不盈伯宗則
幸人之亂惟恐其或改處心積慮可謂忍矣此吾所謂
事是而心非者也論者安可信其事而略其心哉人苟

心不在於善凡所遇之事曲固曲也直亦曲也邪固邪也正亦邪也董仲舒公孫弘同事武帝矣仲舒治春秋弘亦治春秋世皆內仲舒而外弘何也劉向谷永同事成帝矣劉向奏諫疏谷永亦奏諫疏世皆右向而左永何也弘之春秋人之所以羞道之者心累其書也永之諫疏人之所以喜攻之者心累其言也并辱稜陵

稜陵有辱

井泉貪交廣

交廣有貪泉

果誰為之累者并邪泉邪人邪

鄭公子曼滿欲為卿

宣六年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為卿伯廖告人曰

無德而貪其在周易豐之離
弗遇之矣問一歲鄭人殺之

內閣則外求外求則內虛是理也樂內之君子不言而
喻慕外之士所當深省而力戒也在易豐之離曰豐其
屋蔀其家闕其戶閭其無人三歲不覿凶萬物皆備於
我則吾室中之藏豈不夥哉今歉然以其家為不足而
屋是豐捨內而求外殆有蔀之者矣使其家不為物所
蔀反視內觀洞徹明白必不卑吾道德之尊而外求爵
位之尊也必不負吾禮樂之富而外求貨賄之富也必

不薄吾仁義之味而外求膏粱之味也其所以皇皇求
外之豐憂秩不高憂權不專憂勢不隆憂祿不厚者特
以其內闇耳內闇日深外求日急激水升陵其淵必涸
傾資結客其褚必單吾耳吾目吾股吾肱吾心思吾神
氣盡用於外以求其所大欲則其內安得不虛乎將見
如腹之枵如壁之立如磬之垂枵然而空無所有矣此
所以闕其戶閒其無人至於三歲之久猶無所覲也亦
嘗聞夫子之繫乎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闕其戶閒其無

人自藏也外求之徒所以求非所求望非所望其心浮游猖狂至欲翔於天際者無他焉昏濛蔽塞不見其胷中之天而已矣有能發其蔽而還其胷中之天回翔上下四顧無極安肯近捨吾天而思遠翔於天際乎闕其戶闔其無人而釋之以自藏者此微言也人之胷中何所不有大與天地並明與日月俱峻與山嶽齊深與江海埒顧乃閤之而一無所覲向來之蘊蓄運用皆安所往是豈他人之所能掩藏乎馳騫浮競以汨其真已有

之而已蔽之自藏而非有藏之者也易之戒夫子之繫
反覆切至得非深憫慕外之士將拔之於聲利之塗歟
嗚呼室雖鄙未嘗墮也人雖無未嘗亡也士也苟斂豐
屋之心久其明於內則徹其鄙而見前日之室矣闕其
戶而見前日之人矣內閤除則外求息外求息則內虛
實是特一反掌間耳惜乎士終鮮能自避此文之凶如
鄭公子曼滿欲為卿者蓋項背相望也王子伯廖舉此
文以摘其失似中其病然玩其辭意不過取三歲不覿

之語以為曼滿將死之證殆未盡其義故吾本大易之指
附著於末

鄭伯敗楚

宣九年晉卻缺救鄭鄭伯敗楚師於柳
勢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

吾死無
日矣

楚子伐鄭

宣十一年春楚子伐鄭及櫟
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

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
得有信乃從楚夏盟於辰陵

楚盟辰陵鄭徵

事晉

宣十一年厲之役鄭伯逃歸自是楚未
得志焉鄭既受盟於辰陵又徵事於晉

圍鄭楚敗晉於邲晉侯復荀林父

宣十二年春
楚子圍鄭旬

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於大宮且巷出
車吉楚子退師鄭人修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

鄭伯肉袒牽羊以逆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而許之平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云云至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

位
赤狄伐晉晉殺先穀

宣十三年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穀召之也冬晉

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於先穀而殺之盡滅其族君子曰惡之來也已則取之其先穀之

謂
晉示鄭以整

宣十四年夏晉侯伐鄭為邲故也告於諸侯蒐焉而還中行桓

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使子張代子良於楚鄭伯如楚謀晉故也鄭以子良

為有禮故召之

晉賞荀林父士伯

宣十五年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

伯以承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

片言而判者議之易決者也晉楚爭鄭載於史者詳矣
是非曲直皆片言而可定也柳夢之勝鄭激楚也潁北
之逐晉侵鄭也辰陵之盟鄭負晉也子良之言前智而
後愚也圍鄭之役討其罪也哭陣之譎紓其死也皇門
之退哀其窮也楚鄭之事小詐而大共也先穀懷也中
行弱也會知彼也首知已也厥分惡也書察姦也原屏
黨而錡旃賊也先濟之鼓志不定也舟中之指軍無律
也教前之覆備有先也築軍汰而作宮遜也荀之宥德

掩責也彘之滅過作非也蒐之整弱示強也曲梁補過而瓜衍尊言也凡晉楚鄭三國之故無慮數十條皆可判於一言之下是故穉壯之所厭聞師生之所飫講曾何足深論乎吾請掇前人之未發者論之晉楚之相遇也孫叔敖不欲戰而伍參欲戰楚子違叔敖而聽伍參卒有邲之勝論者必將咎孫叔敖之無謀矣抑不知叔敖令尹也伍參嬖人也三軍之進退國政之大綱繫焉今不出於令尹而出於嬖人雖幸一時之勝而一國之

大綱自是而亂矣以一勝而亂一國之綱是以鴻毛易泰山以敝屣易天下豈不甚可惜哉使叔敖之謀果非伍參之謀果是猶不可長況叔敖之謀未必不是乎晉楚不務德而力爭收師而退免斯民暴骨之患所全者多矣纍俘振凱震威聲而示得意庸人之所誇而慮遠者之所憂也叔敖之謀其可厚非哉吾嘗深繹叔敖之心見其炯然之誠貫日月洞金石而後世莫或知焉叔敖主退者也伍參主戰者也楚子既黜叔敖之謀矣不

忠者居叔敖之地必幸師之敗以實吾謀至於衆人亦將拱手熟視置軍旅之事而不問也及楚子之逐趙旃叔敖亟畫先入奪軍之策車馳卒奔以乘晉師惴惴然惟恐楚之不勝反若主戰之尤者獨何歟蓋當是時叔敖之忠誠奮發惟知有吾君而已已之勝與負不暇恤也參之中與否不暇恤也勝負中否皆不入於胸中獨吾君之是徇嗚呼此真事君者也此萬世為臣之大法也吾惜其叢立錯列於重編沓簡之間世不復異目視

之故出之以與學者共

晉會狄於攢函

宣十一年晉郤成子求成於衆狄衆狄疾赤狄之役遂服於晉秋會

於攢函衆狄服也是行也諸大夫欲召狄郤成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繼其從之也詩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猶勤況寡德乎

已服之民不可過求已馴之寇不可過責流亡之未集也姦宄之未殄也搶攘之未定也為人上者懔懔乎憂民之未服手朽索而足淵水撫之摩之顧之復之游之泳之如護元氣如保赤子惟恐有一髮之傷至於寓內清

晏怨誅息而謳歌升為人上者遂謂民既服矣何令不從何索不獲既攫其雛又覆其巢既捋其葉又斧其榦民始不勝其求焦然思亂殆求之之過也匈奴之禍何莫由斯平城之弩甘泉之烽嫚書之侮尺牘之倨

見匈奴傳

猖狂陵縱驅引弓之民南面與漢天子爭為長雄當是時雖欲左右當戶之羣解辮束衽猶或難之況欲屈單于之膝哉逮至渭橋受謁之後敵勢折矣元成哀平接於新莽主昏臣庸徒恃寇之已馴而責之無已阻其朝

焉巧其壤焉制其條焉奪其璽焉彼不堪其責背叛侵掠故態復作是非彼之不馴殆中國虐之而不容其馴也先王之待外域急其悍而緩其馴故外域之困必託命中國以求息肩之地豈若後世為哉悍則奉之馴則責之是長欲其悍而不欲其馴也凡人之情寧為人所奉乎寧為人所責乎人雖至愚其亦知所擇矣利害相形彼安得不以稱兵窺塞為大利奉琛入貢為不祥哉晉卻成子之論其有見於此矣衆狄附晉之始諸大夫

侈然驕溢諱一動之勞乃欲坐而名狄嗚呼諸大夫忘衆狄未附之時乎冒鋒鏑蒙甲冑面夷身創者未嘗絕也其未附則不敢避攻戰之苦其既附則遽欲憚行役之勤何其志之易變邪卻成子獨知馭衆狄之道不可恃其馴而煩其責遂以能勤有繼之說曉譬諸大夫次於攢函以會衆狄屈已而不勞彼終得衆狄之懽心向若從諸大夫之議則衆狄必謂吾附晉屬耳一之日已名我於會庸詎知二之日三之日不名我而征役之乎

庸詎知四之日五之日不名我而剪剝之乎釁亂端兆
未必不基於此時也或又曰狄之性陵之則懾柔之則
驕諸大夫之名狄其或出於此歟曰陵之則懾柔之則
驕固狄之性也晉國欲坐名之乎哉

楚子從申叔時諫復封陳

宣十一年冬楚子為陳夏氏之亂故伐陳謂陳

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轅諸栗門因縣陳陳侯在晉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為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

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名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

夏州

凡言必有端發端自我則我輕而彼重發端自彼則我重而彼輕臣之事君則無彼我之間亦非屑屑挾輕重之地也然自古善諫其君者未嘗肯自發其端必回翔容與待其君之先發始徐起而收之是豈若戰國策士

裨闔之為哉蓋發之自我而不自君則言者清聽者慢
吾懼其諫之無力也俯首而告人者百拒而一從仰首
而答人者百從而一拒說豈有二哉勢隨地而改心隨
聽而移也是故君子將進諫於君必自其發言之端始
楚子之縣陳也申叔時既知其非曷為入見而不亟諫
哉入見亟諫是叔時自發其端而求楚子之聽也以卑
而求尊之聽其聽其否皆付於不可知之中疇能自必
乎於是不言縣陳之得計亦不言縣陳之失圖入見不

賀以生楚子之疑以致楚子之詰推問端而使楚子自發之楚子果懷不能已遽詢不賀之由嗚呼楚子之口一啓而操縱予奪之柄已入叔時之掌握矣乃從容進蹊田奪牛之喻立談之間主意開悟而復陳之封用力省而成功速者無他焉蓋楚子渴聞叔時之言而非叔時企望楚子之聽也向使入見之初即進此喻則楚子之聽豈如是之捷哉同是喻也進之於楚子未問之前則如土芥進之於楚子既問之後則如鼎鐘毫釐之差

用捨判焉吾是以知善進言者又不若善知時者也抑
又有大者焉楚子悔悟將反陳之地又問於叔時使他
人承此問必躍然慶欣然賀螽躍鰲抃不知措身之所
矣叔時之處此何其甚暇而有餘也曰可哉吾儕小人
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改如是之過成如是之善曾
無一毫贊譽之辭質略簡易如家人父子相與語未鹽
瑣事者則叔時方寸之地豈謗謔者所能窺哉大憂不
慄大喜不搖閔量遠度雖委之六尺之孤授之百里之

命殆未足為增損也後世之士豈無愛君憂國之志哉
所養不堅為事所動其志先昏其神先沮倉惶喘汗顛
倒弁冕奔走而告諸君氣竭語盡而其君纔以嘻笑遇
之幸而君意稍回則不勝其喜墮玉失舄君之言方一
而獎之者已百君之言方十而獎之者已千淺中狹量
驟諫倏喜非特其心易滿適所以驕其君而使之易滿
也噫安得如申叔時者與之論事君哉

楚子伐蕭

宣十二年冬楚子伐蕭蕭人因熊相宜
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

王怒遂圍蕭蕭潰中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
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遂傳於蕭
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叔展曰有夢魃
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河魚腹疾奈何曰目
於眚井而拯之若為茅
經哭井則已明日蕭潰

以物為患患之粗以城為守守之下楚師之圍蕭也衣
雖寒而三軍之士不寒蕭人之受圍也城未破而還無
社之心先破蓋以卒伍之賤而得勞拊於其君固已不
啻重靈純綿之溫至於士心內離則雖雉堞天立百倍
於蕭之城亦將隨之而潰矣患豈在物而守豈在城邪

世儒習聞此說也遂以謂善言煖於布帛物皆可廢人心險於金湯城皆可隳審如是則武王大巡六師慰藉獎勉政煩泰牧二誓矣而爵之五土之三財之散粟之發胡為汲汲繼之

書武成

彼周家積德累功夫豈不得人

心者而詩雅所載城東方朔方之類果何謂也大抵惠有名有實不可偏勝守有本有末不可獨遺名實相資然後其惠孚本末並用然後其守固楚王之勞拊不待有實而人佩其惠者以其方在塗耳使其居國左府右

庫坐視師人之寒，局鑰而不肯發，徒欲以空言悅之。堂三軍豈可如嬰兒孺子給之乎？蕭人既失心，苟又無數仞之城，則楚師一呼，魚潰鳥散，所以猶及明日而陷。寬一夕之期者，城之功也。向使衆心成城，與版築之城互相表裏，雖如強楚豈能遽搖之哉？物固不可恃也。輔以誠意，則聖人之惠也。城固不可恃也。輔以人和，則聖人之守也。君子之論止於中而已矣。以誠為輕，物為重者，固不足責。若曰我專任誠而廢物，亦非中也。以人為

輕城為重者固不足責若曰我專任人而廢城亦非中也君子之論止於中而已矣唐德宗之狩奉天嘗遣人課賊寒而請袴求而不能得憫然而遣之

見本紀

士竟為

之用蓋哀其窮而感其誠領憫然之意固踰於五袴之賜矣是人雖未有得袴之實而深體德宗有無袴之實也世謂德宗以名使人吾獨謂德宗以實使人也方德宗雄據都邑之時犒軍少糲遽致涇原之變食糲尚耳況無袴乎當其豐則有食猶足以生亂當其窮則無袴

猶足以使人信矣人之不可欺也奉天之難雖渾瑊韓
游瓌不二心之臣盡死以扞社稷當梯衝並進君臣相
泣之際非前築奉天之城則忠臣義士亦何所致力邪
吾又知得本果不可忘末也世儒之論可盡信哉昔孔
門之論兵食必曰不得已而去未嘗得已而欲去之也
論語其亦異於世儒之論矣

公孫歸父言魯樂

宣十四年冬公孫歸父會齊侯於穀見晏桓子與之言魯樂桓

子告高宣子曰子家其亡乎懷於魯矣懷必貪貪必謀人謀人人亦謀己一國謀之何以不亡

舊國舊都望之悵然遲遲其行者亦聖人去父母國之
道也土思者聖愚之所共公孫歸父懷於魯曷以獨為
晏氏之所譏曰去國而懷者情之正也儀之琴居北而
音南成九年鵠之吟身楚而聲越戰國策是固情之不可解
而仁人君子之所許也因去國之悲然後懷在國之樂
曷有居其國而知其樂者乎獸在阱則思壙當其走壙
未嘗知壙之樂也鳥在籠則思林當其棲林未嘗知林
之樂也歸父方居魯而喋喋以魯樂告人自非不安其

常而嗜其利何自而知其樂哉岱之山洙之水五父之
衢大庭之庫城闕井邑物產土俗弘而有焉髻而嬉焉
弁而游焉固非驟見而忽聞胡為而誇語於人哉日飯
稻梁未嘗以告人一得熊蹯牛心之饌則譽其珍歲衣
布帛未嘗以告人一得霧縠文錦之服則譽其美吾是
以知歸父之譽魯樂必棄常而嗜利也棄常嗜利乾沒
不已雖非晏氏固可指期而俟其亡矣至樂之地人皆
有之惟不能有其樂而樂移於物故馳騫而忘反權寵

之樂勃如也詞華之樂驕如也聲色之樂昏如也畋遊
之樂蕩如也是皆陋人之所樂君子之所哀哀之者豈
預憂其禍之至哉鴟鵂嗜鼠即且甘帶何等臭腐而忻慕
耽惑以身償而不悔此固達者之所甚憐也歸父譽魯
樂之時固已可悲奚必悲其將亡哉吾嘗聞孔顏之樂
矣蓋樂其樂而未嘗倚於一物也請問孔子之樂曰飯
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請問顏子之樂
曰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

並論語

然則飯也飲也曲肱也非孔子之樂也特樂在其中而已簞也瓢也陋巷也非顏子之樂也特不改其樂而已即六物而求孔顏之樂邈不可得意者孔顏之樂果自然而無物邪彼所謂樂在其中者在一辭必有所居也彼所謂不改其樂者其之一辭必有所指也居何所居指何所指吾黨盍共繹之

左氏博議卷二十五